

## “成为一个男人”：霍华德·雅各布森《亨利的形成》 中的男性气质危机与身份焦虑

饶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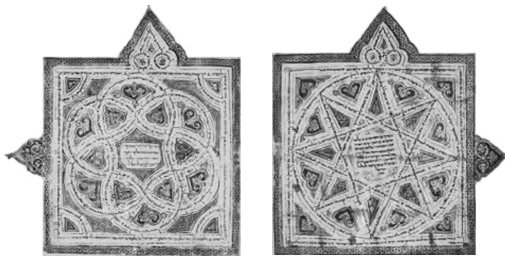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摘要】**霍华德·雅各布森的《亨利的形成》以东欧犹太移民寻求融入英国社会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亨利在受到缺乏男性气质的指责下,迷失在身份焦虑之中,成为一个毫无存在感的边缘人的故事。本文在梳理欧洲男性话语霸权对犹太人“女性化”的指控的基础上,分析了小说中亨利的父亲伊兹渴望重塑犹太人男性气质的内在原因。以欧洲男性话语霸权对自身的犹太男性气质进行审视,造成了亨利对自身身份的困惑与迷失,以及深深的羞耻感。亨利对欧洲男性话语霸权的再思考,反映了雅各布森对流散的犹太人在“女性化”的焦虑困境中如何建构犹太身份的积极回应。

**【关键词】**霍华德·雅各布森;《亨利的形成》;支配性男性气质;男性气质危机;身份焦虑

受到女性主义与性别研究的影响,男性气质研究兴起于20世纪后半期,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之一。在《男性气质》(*Masculinities*)一书中,根据权力关系,康奈尔将西方社会中的男性气质分为支配性男性气质(有时也译作霸权性男性气质)、从属性男性气质、共谋性男性气质和边缘性男性气质。康奈尔认为:“在任一给定的时间内,总有一种男性气质为文化所称颂。可以把支配性男性气质定义为性别实践的形构,这种就是目前广为接受的男权制合法化的具体表现,男权制保证着男性的统治地位和女性的从属地位。”<sup>①</sup>支配性男性气质往往是男权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男性气质,在各种权力等级秩序中处于支配地位。而边缘

\* 饶雪,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康奈尔 R. W. Connell,《男性气质》[*Masculinities*], 柳莉 Liu Li 译(北京[Beijing]: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2003),105—106。



性男性气质则与社会中的少数族裔群体相连,与支配性男性气质构成一种边缘与权威的关系。在关于男性气质的研究中,从种族角度对男性气质的研究大多侧重表现黑人男性气质对白人男性气质支配地位的威胁与挑战,而作为长期受到反犹太主义迫害的少数犹太族裔在男性气质的相关研究中并未获得同等重视。自 19 世纪下半叶欧洲倡导“身体文化运动”以来,犹太人因边缘者的种族身份在身体上遭受欧洲主体民族的另眼看待,被视为病态的、虚弱的、女人气的。欧洲男权话语霸权对犹太人“女性化”的指控,显示了欧洲社会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建构,而这种建构成犹太人的男性气质危机,深刻影响着战后新时期流散犹太人对自身身份的认同。

2010 年,英国犹太裔作家霍华德·雅各布森(Howard Jacobson)凭借书写犹太人问题的小说《芬克勒问题》(*The Finkler Question*)获得曼布克奖。对犹太人问题的书写贯穿雅各布森创作始终,而对犹太人身份认同问题的探讨则构成其创作的核心。雅各布森在其作品中,从伦理、记忆、爱欲、他者等不同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创作于 2004 年的小说《亨利的形成》(*The Making of Henry*),讲述了一个年近 60 岁的犹太人亨利因小时候受到缺乏男性气质的指责,而成长为一个无亲人、无朋友、无工作的毫无存在感的边缘人的故事。该部作品同样体现了雅各布森对犹太人身份问题的思考,但该作并未获得学者的充分关注。本文认为,雅各布森在《亨利的形成》中从男性气质角度再现了战后英国犹太人寻求融入英国社会的身份焦虑。雅各布森在小说中重点突出亨利的男性气质危机,并不旨在探讨社会性别问题,而是通过把亨利放在欧洲父权制将犹太人“女性化”的语境之下,审视欧洲的支配性男性话语对犹太人造成的伤害,对亨利男性气质危机进行再思考,反映了雅各布森对流散的犹太人在“女性化”的焦虑困境中如何建构犹太身份的积极回应。

## 一、犹太身份“女性化”背景下重塑男性气质的渴望

自公元前 6 世纪犹太人被迫流散开始,反犹太主义便伴随着犹太人所到之处,给犹太人的生存造成巨大威胁。反犹太主义在不同阶段,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自启蒙运动开始,反犹太主义从宗教走向世俗。徐新在《反犹太主义:历史与现状》一书中总结道:“启蒙哲学家不再是从宗教出发歧视犹太人,而是从世俗观念、民族主义出发对犹太人进行指责。这就为启蒙运动后出现的新的反犹太主义奠定了一个思想基础,使得非犹太人对犹太人的仇恨从宗教方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0辑

面转向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并最终导致政治反犹太主义的出现。”<sup>①</sup>种族反犹太主义在19世纪的欧洲得到大肆宣传,这与当时盛行的种族优越论紧密相关,种族论者声称雅利安人优越于其他人种。反犹太主义者利用种族论,进一步在生理、血缘上攻击犹太人,将他们看作危险的、邪恶的、有罪的、病态的,并从病理学层面对犹太人进行身体、精神、社会层面的攻击。<sup>②</sup>其中,将犹太人“女性化”是反犹太主义者从身体上攻击犹太人的一个重要表现。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认为:“在中世纪以后的反犹太主义宣传中,犹太人的典型形象是一个令人厌恶的柔软、多孔、易吸收液体、具有黏性的女人形象,在其渗出的黏性中具有女性气质。在19世纪和20世纪,这样的形象很普遍,并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因为犹太人被视为德国男性干净的身体内肮脏的寄生虫。”<sup>③</sup>对犹太人“女性化”的指控在欧洲各地普遍盛行,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父权制话语下欧洲各国对理想的男性气质的建构。“到18世纪中叶,男性美和女性美通常不再被认为是互补的,而是相互独立的,两者没有任何联系,人类美的理想范围进一步缩小……只有男性美象征着一个健康、进步的社会。”<sup>④</sup>对理想的男性气质的建构体现的是对国家形象的建构,而女性美则被排除在这一建构之外。到19世纪,种族反犹太主义与男性气质建构结合在一起,被“女性化”的犹太人被排除在标准男性气质之外,成为社会中的边缘人、无权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屠杀的暴行让欧洲各国重思对犹太人的认识,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给标准的男性刻板印象带来任何直接的变化。……相反,在西欧,出现了一种共识,即必须尽快修复破碎的社会结构,而平淡、规范的男性气质作为传统主义观念的一部分在修复行动的一开始就得到了重申”<sup>⑤</sup>。虽然在一段时间之内人们对犹太人保持沉默的态度,但反犹太主义对犹太人的控告仍然是难以抹除的记忆,对犹太人“女性化”的指责仍然影响着战后流散犹太人的身份建构。

在小说《亨利的形成》中,亨利的父亲伊兹表现出在犹太人“女性化”的传统偏见下重构犹太人男性气质的渴望,他的重建行动主要体现在对他的儿子亨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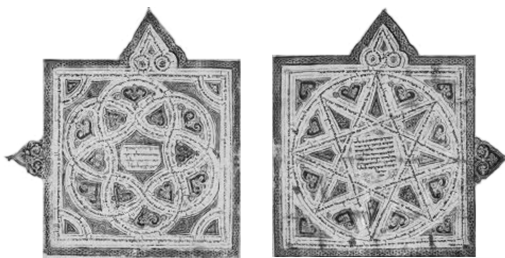
① 徐新 Xu Xin,《反犹太主义:历史与现状》[Antisemitism: Past and Present](北京[Beijing]:人民出版社[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5),209。

② 参见艾仁贵 Ai Rengui,《塑造“新人”:现代犹太民族构建的身体史》[Cultivating the “New Man”: The Body-building and Nation-building of Modern Jewish People],于《历史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2020第5期[2020, Issue 5],176—177。

③ Martha C. Nussbaum, *Hiding from Humanity: Disgust, Shame and the Law*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108.

④ George L. Mosse, *The Image of Man: The Creation of Modern Masculi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8.

⑤ 同上,181。



进行男性气质的重塑上。而亨利缺乏男性气质的主要原因则在于家庭环境的影响。亨利的祖父辈是在二战前移民至英国曼彻斯特的东欧犹太人，在亨利的眼中他们是生活于时间之外的人，藏匿于犹太人的社区中，与非犹太人的世界隔绝。年幼的亨利在女性的包围之中成长，他的母亲、姥姥以及其他三位姨姥姥是他小时候主要的玩伴儿。当亨利快要出生时，他的父亲正在军队服兵役，战争的血腥以及战争带来的伤痛使他的母亲不愿将亨利生在那样一个糟糕的时代，他的母亲对世界悲观绝望。在亨利的眼中，他的母亲眼中总是充满悲伤与泪水。亨利记得小时候母亲及姨妈们为了保护他免受非犹太人的伤害，使他远离变幻莫测的世界，总是将他藏着家里这一与外界隔绝的“坟墓”之中。在这样一种充满悲伤与恐惧的女性家庭中长大，怯懦、害羞、软弱成为亨利的性格特点。而从军队归来的伊兹则要将亨利从女性的包围中拉出，把他推向外部的世界，重塑他的男性气质。“亨利父亲的工作就是以不同的观点看待事情，保持他的儿子活着。……拯救孩子于溺死之中。溺死于妇女、书籍、病态的笔记、自己的恐惧之中……”<sup>①</sup>年幼的亨利因去熟食店买东西未能带回三便士找零而引发伊兹对亨利的愤怒，这一事件充分体现了伊兹对塑造亨利男性气质的重视。伊兹将亨利赶出家门，让亨利取回属于他的东西。在伊兹看来，并不是三便士重要，而是三便士找零代表他人对亨利的尊重。他不允许他人对亨利表示轻蔑，希望亨利变得强大，而不是像他的母亲那样敏感、畏缩，他希望亨利成长为一个男人，而不是妈妈的小男孩，希望他成为世界的一员。

伊兹将亨利推向外部的世界，希望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这表明伊兹在流散的处境下内心向支配性男性气质靠拢的一种诉求。虽然战后欧洲主体民族对犹太人的态度有所改变，但长期以来欧洲文化主体对犹太人的刻板印象却是犹太人的一种负担，造成犹太人内心的焦虑，表现出神经质、恐惧、病态等特征。伊兹对亨利的寄托，其实也是他内心恐惧的一种体现。他希望通过亨利的男性气质的建构，使亨利融入英国主体文化，从而获得同等的尊重和权力。流散的犹太人不仅受到欧洲男权制国家的贬低、偏见，也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厌弃，“在外表上，他们（犹太复国主义者）崇尚巴勒斯坦土著贝都因人、阿拉伯人以及俄国农民的雄性特征：身材魁梧、强健，粗犷、自信，英俊犹如少年大卫。这些特征恰恰与大流散时期犹太人苍白、文弱、怯懦、谦卑、颇有些阴柔之气的风貌形成强烈反差。在人格上的理想，则是具有顽强的意志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英勇无畏，有时甚至不免言行粗鲁，而在战场上勇敢抗敌，不怕牺牲。相形之下，大流散时期的犹太人，尤其是大屠杀幸存者，则被视作没有脊梁、没有骨

<sup>①</sup> Howard Jacobson, *The Making of Henry*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4), 7.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0辑

气的‘人类尘埃’”<sup>①</sup>。不管是在战后的欧洲还是巴勒斯坦都出现了一种建构理想的男性气质的趋势,在这样大的语境之下,流散犹太人对男性气质的重构也显得紧迫而意义重大。

## 二、男性气质危机下身份的焦虑与生存羞耻

随着西方理论界对男性气质研究的深入,研究者越来越强调男性气质的建构性和表演性。“男性气质被认为是男性的一种‘表演’,而非某种本质‘拥有’的属性。他们凭借所能获得的一些资源、途径、领域来‘表演’男性气质,并由此建立自我性别身份,获取某种归属感。”<sup>②</sup>男性气质不再被默认为是任何一个男性都拥有的特质,而需要通过不断的努力建构起来。在规范的男性气质标准下,男性在建构身份的过程中也面临着性别角色焦虑。伊兹对亨利的塑造体现了父亲对儿子的爱,但这种父爱却给亨利一生造成困惑,一种因无法达到理想的男性气质标准而产生的身份焦虑。60年来亨利充满焦虑,是一个因缺乏男性气质而生活在身份焦虑中的孤独的、边缘的、失败的犹太人,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即将丧失工作。“亨利一辈子都在遭受折磨,他在学校、大学里的感受直到今天,甚至当他去参加聚会、会议、音乐会、剧院时,他仍然有这种感觉:每个人与其他人都是多么熟悉啊,除了亨利。”<sup>③</sup>毫无归属感即亨利所体验到的折磨,而这一切归因于缺乏男性气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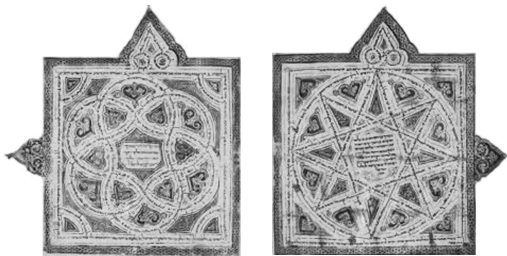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面对父亲的愤怒与责难,亨利也渴望建构自己的男性气质,但在家庭中唯一能够引导亨利的父亲却总是缺席。在父亲缺席的情况下,“对于一个男孩,与同龄人的接触和被接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指望通过他们来填补他关于自己作为男性角色的信息空白,并且他必须依靠他们来为他提供实践”<sup>④</sup>。处于青少年的亨利第一次上语法学校,开始他与其他同龄男孩的接触,但在学校的第一天,亨利就遭到同学及老师对他缺乏男性气质的指责。刚来到语法学校,亨利对学校的一切都很陌生,于是他就小声问同桌“上课允不允许去厕所?”“厕所在哪里?”“需不需要举手?”等问题。第一次同桌奥斯蒙德·贝尔金不耐烦地回答他

① 钟志清 Zhong Zhiqing,《旧式犹太人与新型希伯来人》[Old Jews and New Hebrews],于《读书》[February],2007 第7期[2007, Issue 7],66—67。

② Stephen M. Whitehead and Frank J. Barret, *The Masculinities Rea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1), 18-21.

③ Howard Jacobson. *The Making of Henry*, 67.

④ Ruth E. Hartley, “Sex-Role Pressures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the Male Child,” in *Men and Masculinity*, eds. Joseph H. Pleck and Jack Sawyer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74), 9.



不知道,第二次贝尔金在桌子底下踢了亨利一下,第三次贝尔金则直接跟他说:“别再问这些愚蠢的问题了——你这个女孩!”<sup>①</sup>听到同桌斥责的亨利满脸通红,拿手挡住自己的脸,而语法教师福里斯特先生误以为亨利用手掩盖笑声,揪起亨利的耳朵批评亨利。在全班同学的注视下,在不公正的对待以及老师的误解下,亨利止不住流下眼泪,内心充满羞耻和委屈。亨利作为一个男性的身份在超越家庭之外的同龄人中也未能获得恰当的认可,贝尔金与父亲对他男性气质的贬低是他一生的伤痛,造成他一生的焦虑。小说叙述道,在事件过去很久之后,在没有人能看到他的地方,在圣约翰伍德令人宽慰的黑暗中,当60岁的亨利回忆起他的父亲和贝尔金时,他仍为这些事感到深深的羞耻。

亨利在自我内心中将贝尔金内化为支配性男性气质的代表,这导致他在普通生活中性格的扭曲。他极度渴望获得同龄人对他男性气质的认可,既然无法成为一个成功者获得别人的赞誉,他便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破坏者,通过作恶获得荣誉与他人的畏惧。小说讲述在学校时,亨利和贝尔金以及其他同学破坏了女子学校的话剧演出,导致演员在还没有完全登场的情况下不得不结束表演。语法学校的校长要求他们向女子学校的师生道歉,而亨利自我暗示自己要成为一个男人,所以做好了第二天受到指责的准备,他希望自己成为老师当众批评的对象,希望成为那个最恶者。但令所有人惊讶的是,女子学校的老师认为贝尔金才是所有人中犯错误最严重的学生,因为他最严重地背离了家庭的荣誉,而不是亨利。这令亨利很失望,他渴望获得被指责的荣誉,渴望被看见,渴望证明自己有承受指责的男性气质,但是失败了。在未获得关注的失望基础上,亨利又遭受贝尔金的指责,贝尔金指责他不敢站出来承认自己的错误,指责他的懦弱,亨利从而受到双重的打击。贝尔金代表犯错误的一行人向女子学校的老师以及同学表达歉意,受到了热烈的掌声,在亨利的想象中还有来自女教师的吻。而淹没在人群中的亨利则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注,他觉得自己的灵魂枯萎到只有一个花生那么大,毫无存在感。

与贝尔金相对比,亨利对父亲感到羞耻,对父亲吞火表演者的身份感到羞耻。“普通,亨利对他父亲使用这个词时,指的是卑微、缺乏优雅和老练、没有价值、低级(不像‘霍维斯’贝尔金的家族)、低贱、非犹太人的、粗俗。因此,亨利羞于做他父亲的孩子。他垂下了头。”<sup>②</sup>失败的父亲形象同样引发亨利的身份焦虑,为他缺乏男性气质而焦虑,为他是犹太人而焦虑。亨利抱怨父亲在促使他成长为一个男人的道路上又阻碍他成为一个男人。面对死亡在亨利看来也是对男

<sup>①</sup> Howard Jacobson, *The Making of Henry*, 79.

<sup>②</sup> Howard Jacobson, *The Making of Henry*, 126.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0辑

性气质的证明,然而在每次死亡场景中,他的父亲都保护亨利,让他远离死亡场景,直到亨利不得不面对父母的死亡。亨利认为这是他的父亲跟他的竞争,认为面对死亡使他的父亲变成一个男人,而其实这是因为他的父亲不愿让他在成长过程中被死亡的阴影所笼罩。在死亡中,亨利同样看到了羞耻,看到了人们对死亡带来的耻辱的共同担忧,于是亨利幻想自己能够豁免于死亡,生活在超越死亡、超越时空的别处。死亡是对人的脆弱性的证明,而男性气质的建构不允许脆弱性,它需要的是刚强健硕。玛莎·努斯鲍姆认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厌恶因此与脆弱性和羞耻感密切相关。在这种对钢铁般健壮的男性形象的痴迷关注背后,是一种感觉,即我们的死亡本身就是一种可耻的东西,是我们需要隐藏的东西,或者更好的是,我们需要一起超越一切。”<sup>①</sup>亨利希望超越死亡的幻想,也是他希望建构男性气质的一种投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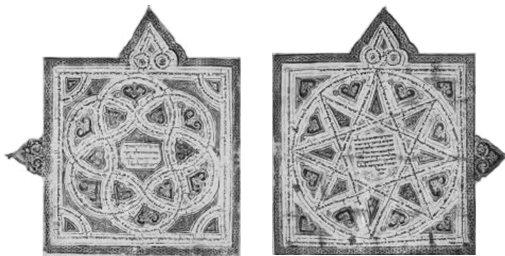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在爱情方面,亨利也表现出在男性气质危机所造成的身份焦虑下的心理畸形。亨利总是“借”别的男性的妻子,而没有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妻子。在父权制的社会中,对女性的占有是男性气质的一种体现。普来克(Joseph H. Pleck)和索耶(Jack Sawyer)认为:“男性角色使我们期望找到一个女人来与她建立关系,以特定的方式与她建立关系,并从这种关系中体验某种满足感。……一旦我们和一个女人在一起,就会有更多的期待。作为一个男人,我们应该在这段关系中提供力量,并为此承担最终责任。”<sup>②</sup>在传统的男女关系中,对女性的占有不仅意味着男性获取满足感,同时意味着男性有能力承担责任,具有男性气质。而亨利在爱情中只借用,从未想过要独立建立一段关系。被他借用的一个朋友的女友控告他说:“为什么你似乎从来没有自己的女朋友——不仅是适合你自己的年龄的女性,而且只是你自己的,只为你自己一人所有。为什么你总是在别人关系的边缘搜寻,好像在寻找剩菜……”<sup>③</sup>亨利只借用不占有的行为,摆脱了因占有而带来的责任,但也因此使他处在边缘,无法成为一个具有理想男性气质、能够担负得起责任的男性形象。

当60岁的亨利回想过去的一切时,他总是假设、会反问自己,如果第一天上语法学校时是他控告贝尔金而不是相反,他会不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一切会不会不同。可以说,亨利过去的60年就是困于男性气质危机中的60年,亨利的焦虑既有对自身男性身份的焦虑,也隐含对自身犹太身份的焦虑,对犹太人“女

① Martha C. Nussbaum, *Hiding from Humanity: Disgust, Shame and the Law*, 109.

② Joseph H. Pleck and Jack Sawyer, *Men and Masculinity*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74), 30.

③ Howard Jacobson, *The Making of Henry*, 113.



性化”的谴责将性别身份与种族身份结合在了一起。亨利实质上是支配性男性气质意识形态下,一个努力靠近核心却无法融入的牺牲品。

### 三、对男性气质的再认识与身份的重塑

随着对男性气质多元化特征的认识,研究者在反思男性气质对女性的压迫的同时,也揭开了男性气质对男性的伤害。那些受到占主导地位文化所轻视的柔弱的男性、娘娘腔、同性恋男性也开始思考自身的男性身份。丹尼尔·博伊林(Daniel Boyarin)“重新提出 19 世纪犹太男性女性化的概念,为女性化的犹太人作为一个犹太理想的现实进行辩护,这个理想可以追溯到巴比伦的犹太法典”<sup>①</sup>。博伊林认为:“过去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以及那些将其价值观内化的犹太人)认为可鄙的人——女性化的犹太(殖民)男性——在今天可能有用,因为‘他’可能恰好在今天我们构建另一种男性主体性的尝试中帮助我们,不必重新发现诸如钢铁侠、骑士、毛发旺盛的男人和勇士等文化原型的男性主体性。”<sup>②</sup>保罗·布雷尼斯(Pawl Breines)则对那些努力建构支配性男性气质,鄙视犹太男性“女性化”的犹太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对健壮的犹太人的崇拜作为犹太人胆怯和温柔的替代品,建立在‘男性美’、健康和正常的理想之上,好像这些理想的合法性被认为是显而易见和自然的。换句话说,那些肌肉犹太人已经将他们各自所处的支配性文化的生理和心理理想内化成他们自己的理想。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忘记了这些理想远非不言而喻的文化普遍性,而是建立在一系列排斥和抹杀的基础上——对女性化的男性、和平主义者、阿拉伯人、温柔者、女性、同性恋者,尤其是对犹太人的排斥和抹杀。”<sup>③</sup>可见,理想的男性气质标准并不是先验存在的,那些具有女性气质的男性形象也并不是在所有时间和文化中都遭到蔑视,男性气质的动态建构与权力关系的变化紧密相关。在新时代性别语境之下,对男性气质的再认识伴随着身份的重塑。

在《亨利的形成》中,伴随着亨利的回忆的是一段解谜的过程,是对父亲的重新认识。“亨利失去的时间是他没有完全理解的时间。通过记忆的不断展开,他又有了新的发现,并逐渐与父亲和解。”<sup>④</sup>将近 60 岁等待辞职通过的亨利继承了

<sup>①</sup> Daniel Boyarin, *Unheroic Conduct: The Rise of Heterosexuality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Jewish M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xiv.

<sup>②</sup> 同上。

<sup>③</sup> Paul Breines, *Tough Jews: Political Fantasies and the Moral Dilemma of American Jewry* (New York: Basic, 1990), 167.

<sup>④</sup> Peter Bradshaw, “Fiction: One Last Fling,” *New Statesman* 4692(2004): 54-55.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0辑

一套豪宅,他认为这是他父亲的情妇遗赠给他的。在这样一种猜想中,亨利在内心展开对父亲的申斥。然而,最后让他意外的是他发现他父亲并没有情妇,而是他的母亲背叛了他的父亲。在对父亲误解的情况下,亨利认为父亲对母亲的背叛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损害了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有的男性气质,而父亲的行为则影响着他的男性气质建构。而在回忆中他也想起姨姥姥马佳妮塔给他讲的父亲小时候将逾越节当作自己的生日而遭受嘲笑的耻辱的故事,父亲不是一个懦弱的形象,而是一个默默承受苦难、承受嘲笑、承受母亲的背叛的可怜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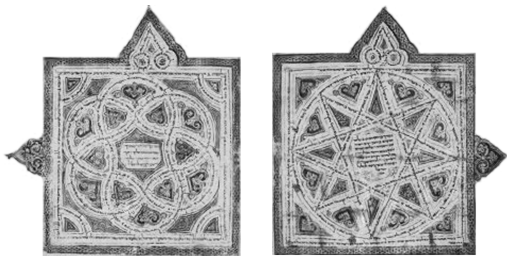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在与贝尔金的关系中,贝尔金对亨利的评价一直影响着亨利,在亨利的成长中占据重要地位。亨利以为自己在贝尔金的生命中也占据一定位置,然而贝尔金死后,在贝尔金的记录中没有任何关于亨利的信息,这让亨利难以接受。“亨利想要的是一次提及”<sup>①</sup>,雅各布森以充满讽刺的笔调打破了亨利的内心幻想,反思亨利将他者的眼光内化为自己的标准之后给自己带来的扭曲。亨利代表了那些在流散处境下将主导文化对男性气质的理想不加批判地内化为自我理想的犹太人,这既反映了在主导文化排斥下犹太人积极寻求融入的心理,也反映了他们对自身文化身份的焦虑。雅各布森借贝尔金与亨利之间的关系,展现了欧洲主导文化男性气质理想对犹太人造成的影响之深,批判了霸权文化对犹太人的偏见给犹太人造成的伤害。

60岁的亨利在经历了大半生与非犹太人的相处之后,仍然无法摆脱与犹太人相关的问题。皮特·布拉德肖(Peter Bradshaw)认为:“亨利的记忆随着小说的发展而加深。随着死亡的前景迫在眉睫,他的整个成年期似乎都化为乌有,只剩下老年和童年并肩而立。”<sup>②</sup>当亨利在餐厅与莫伊拉玩辨认谁是犹太人的游戏时,莫伊拉认为他应该已经走出与犹太人相关的一切,莫伊拉的质问让他回想起了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曾经也指责亨利太过于在乎与犹太人相关的事情,亨利的母亲跟他说:“没有人要求你假装是别人,除了你自己。我希望你没有逃避自己是犹太人这一事实。但始终关注自己的犹太身份也是很狭隘的,而且不安全。根据我的经验,不能停止拿自己的身份开玩笑的人不能很轻松地看待自己的身份。这个世界上的人接受他自己是谁,以及他所受的影响,然后继续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大世界。”<sup>③</sup>亨利的母亲希望他能够正视自己的犹太身份,以平常心对待,融入大的世界。然而亨利因为无法正视自己的犹太身份,在过去的时间里在生活和工作中被严重边缘化,无法融入社会。而被他一直视为犹太人的贝

① Howard Jacobson, *The Making of Henry*, 288.

② Peter Bradshaw, “Fiction: One Last Fling,” 54-55.

③ Howard Jacobson, *The Making of Henry*, 293.



尔金却没有在任何地方表明自己是犹太人。“他读过的任何东西都没有提到J这个词。为什么会有呢？一个世界公民，奥斯蒙德·贝尔金。一个亨利母亲希望亨利居住的大世界里的一员。”<sup>①</sup>亨利一直活在自己的幻想中，被理想化的男性气质击败。

小说结尾，雅各布森设置了一个死亡场景，亨利的邻居拉赫兰的小狗为了追上主人而冲入街道，造成交通混乱，在事故中死亡。在经历了对过去的重新认识之后，亨利也改变了死亡带来耻辱的看法，他直面生命的脆弱性，将小狗抱起，送回拉赫兰的公寓。与此同时，亨利也尝试建立与莫伊拉的爱情，组建一个家庭。在对未来的畅想中，亨利似乎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自己，一个能够承担责任的男性。对影响自己一生的两个男性的身份的重新认识，让亨利得以突破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笼罩，重新认识自我，重新塑造自我的身份。

## 结语

从二战结束至 21 世纪初，性别概念在人们的认知中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雅各布森在《亨利的形成》中展现了流散犹太人在战后重建男性气质的主导文化语境之下为了融入主流文化而作出的改变，但不加批判地内化主导文化的男性气质理想给犹太人自身造成严重的身份焦虑以及耻辱。在 21 世纪的新时期，在男性气质多元化的今天，犹太人应该重思对主导男性气质的认识，保持对自身犹太文化的自信，正视犹太人中阴柔文弱的男性形象，建立属于犹太人的理想男性标准，在认同自身犹太身份的基础上融入主导文化。

## 参考文献

### (一)中文参考文献

1. 艾仁贵：《塑造“新人”：现代犹太民族构建的身体史》，《历史研究》，2020 年第 5 期。
2. R.W. 康奈尔：《男性气质》，柳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
3. 徐新：《反犹主义：历史与现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年。
4. 钟志清：《旧式犹太人与新型希伯来人》，《读书》，2007 年第 7 期。

<sup>①</sup> Howard Jacobson, *The Making of Henry*, 294.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0辑

## (二) 外文参考文献

1. Daniel Boyarin, *Unheroic Conduct: The Rise of Heterosexuality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Jewish M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2. George L. Mosse, *The Image of Man: The Creation of Modern Masculi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 Howard Jacobson, *The Making of Henry*,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4.
4. Joseph H. Pleck and Jack Sawyer, *Men and Masculinity*,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74.
5. Martha C. Nussbaum, *Hiding from Humanity: Disgust, Shame and the Law*,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6. Paul Breines, *Tough Jews: Political Fantasies and the Moral Dilemma of American Jewry*, New York: Basic, 1990.
7. Peter Bradshaw, "Fiction: One Last Fling," *New Statesman* 4692 (2004).
8. Ruth E. Hartley, "Sex-Role Pressures and the Socialization of the Male Child," in *Men and Masculinity*, eds. Joseph H. Pleck and Jack Sawyer,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74.
9. Stephen M. Whitehead and Frank J. Barret, *The Masculinities Reade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1.